

刀尔登作品

旧山河

人的意见，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
以后再学新知，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
还是会回去。
多数时候，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
而是相反，按照看法选择事实。

个人的意志，竟有如此力量，能令山河改道的威权，竟也无以夺之。



NLIC2970733849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旧山河

刀尔登 作品



NLIC2970733849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山河 / 刀尔登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5

(思享家丛书)

ISBN 978-7-5086-3308-4

I. 旧… II. 刀…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3866 号

旧山河

JIU SHANHE

著 者: 刀尔登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7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308-4/I · 29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刘瑜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

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知道刀尔登不过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这个份儿上当然不易，但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

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個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

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2011年11月于北京

目录

序 / VII

鸿雁 / 001

摸一烟一兔 / 005

李贽的自由 / 009

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 / 013

怎么办 / 017

鲋人 / 021

无名英雄 / 025

亚战争 / 029

- 033 / 三星期
- 037 / 一网不捞鱼
- 041 / 至今犹忆鲍敬言
- 045 / 躲不起
- 049 / 匹夫不可夺志
- 053 / 悖入悖出
- 057 / 贾谊吊屈原
- 061 / 数典忘祖
- 065 / 诗礼发冢
- 069 / 黄帝的子孙
- 073 / 知其不可而想之
- 077 / 救星魏忠贤
- 081 / 菜刀公孙弘
- 085 / 恶之华
- 089 / 一日快活
- 093 / 性格决定命运
- 097 / 知所炯戒
- 101 / 寓禁于征
- 105 / 恨无王陵母

- 胡化 / 109
- 愚昧也是力量 / 113
- 以己之恶，成人之美 / 117
- 莫入冤谷 / 121
- 纣之不善 / 125
- 自己靠不住 / 129
- 一毛 / 133
- 游刃 / 137
- 秀才，奴才，董其昌 / 141
- 移羞做怒 / 145
- 吴三桂的信 / 149
-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 / 153
- 果然名教罪人 / 157
- 生命在于运动 / 161
- 卿本贼人 / 165
- 以师为吏 / 169
- 彼此即是非 / 173
- 此一时彼一时 / 177
- 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 / 181

- 185 / 生女必强撼
- 189 / 制造小人
- 193 / 人心唯危
- 197 / 皇帝也有可爱的
- 201 / 放纵的权利
- 205 / 打严嵩
- 209 / 凡忠必愚

鸿罹

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潜书》，里面有篇《室语》，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和家人围桌进食。唐甄说，这鱼味鲜，买时一定是活鱼。家人说，倒也不是，但买时鱼刚死未久，又天寒，所以新鲜。唐甄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连声哀叹。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一直有些心事，今天吃这鱼，忽然想起来，所以感叹。

他的心事，原来是一篇见解。其中的一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唐甄的名言。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并不十分新鲜，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用狠劲重说一遍。他以鱼为喻，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家人听后，这鱼是吃不下去了。

唐甄可谓执著。便在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这样

的情形。朋友小聚，本来打算说些闲话的，其中的一位，忽然提起时政，于是桌上的风向便转，由轻松变为激烈，由愉快变成沉郁，多么杀风景！但喜欢这类话题的，又认为只谈闲篇，是言不及义，慢慢地，便有了一种隔阂。

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

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其中包括艺术家、诗人、旅行家，多一半对如何“致太平”，有一肚子主张，而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大，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想出了什么呢？

我知道许多读者，在读古代的子书时，会产生厌倦之感，因为说来说去，总是一套话，看一种尚觉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便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但若了解这些著作的背景，便知作者也是有所不得已。

唐代长安城，有个叫张干的莽汉，把狠话刺在两条胳膊上，左臂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是“死不畏阎罗王”。死后的事先放下，在活着的时候，看来，权力是最可担心的事了。古代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

我们看到，连画家、诗人，也或明或暗地发表政见，一个读

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
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

书人，如果真的缄口不谈国事，反倒要被认为没有心肝，特别是在激荡时期。那么，这么多出色的头脑，有这样的讨论气氛，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没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思想体系呢？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同类思考的话，他们的工作，甚至构不成思想的基础。

原因之一，自然是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没办法凭空想出“古怪”来。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意料之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中国古代虽有专制，远非完美，但在这一点上，已有其大概。

但在这一点上，谁忍心批评前人呢？同情人民，难道不高贵？反抗压迫，难道不勇敢？有些事情，虽知其不可，也不得不为，何况谁又能预知可与不可？当强权渗透一切时，谁又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脱出权力的议程来反对权力？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不知不觉中，牺牲了学术前程。他们的

头脑，若用在他处，当有更大的作为，但若真那样，他们的良心又将不安，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两难。明清之交的顾炎武，不少遗民对他是有一些腹诽的，因为他总是若即若离，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学问也没扔，就连四处观览，口头上说是为了兴复之计，其实也是在追逐自己对舆地学的兴趣。我以前是不喜欢顾炎武的这种态度的，现在想来，又觉得有些道理。

唐甄在另一篇《潜存》中，讲自己“四十以来，其志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及其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凶岁食糠粃，奴仆离散，志气销亡，乃喟然而叹曰，莫我知也夫”。他描述的不是他一个人，比如在顾炎武的时代，许多人放弃了日常的幸福，只为了反抗那当反抗的。我们赞美他们的顽强，又不得不感叹强权之强，有出乎我们意料者。

摸一烟一兔

这一篇是闲谈，没有专门的话题。

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和旧史沾点儿边的专栏，便误以为我真懂历史，问道：明末流民造反，天下流血，或可以明政残暴、仇恨山积来解释；唐政没那么糟糕，为什么唐末暴动的杀戮也那么惨呢？我哪里答得出，只好含混地说，也许各代都是那么乱杀的，只是有的记录多些，有的缺记了。

人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手段是视觉和触觉（我国人也可能认为味觉最重要，另议），即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略，如人的感情。有句话叫“闹情绪”，一个“闹”字，似乎在说对方耍小孩子脾气，买根冰棍哄一哄，或竟不用哄，过一会儿就好了。不妨想象情绪是发光的，一旦激荡出来，绝不会平白消失。那我们站在高处，

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情绪地图，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哪里的情绪是粉色，哪里又是黄色的——情绪是会变化的，不满会积为愤怒，愤怒不得出路，会变成仇恨。仇恨是什么颜色的呢？假设是蓝色的，崇祯皇帝登到高处，看见天下一片蓝，当知不妙，改而更张，也未可知，不过那时多半已经晚了。仇恨不像愤怒那样有一个要求，仇恨是种状态，是对任何事情愤怒的状态。崇祯这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没人满意，也许他为自己计，正该一如其旧，因为如果他在愤怒中倒台，肯定要被骂为昏君，而在无明确目标的仇恨中亡国，大家忙着厮打，倒不大冲着他来了。

我的那位朋友，在读明代几位最杰出的遗民的文章。他说，这几位，头脑都是极出色的，对于旧政的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为什么一旦试图“立万世法”，就又绕回去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一个故事，不妨说给你听。

那是一件真事，曾登在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家人，把农药洒到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将粘到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好面”做了一锅馒头。这一来全家进了医院，当家的男人死了。农妇哀定后，想馒头用面多，故有危险，如用来包饺子，想必无事。吃饺子后，全家又进了医院，死了一个女儿。农妇再也不敢吃这面粉了，便拿它喂牛。不用说，又把牛毒死了。